

費孝通談中國大陸問題

(本文插圖刊第44頁)

● 邊 緯 文

首批下水末批出水

衆所周知，費孝通先生是一位聞名的社會學家，以七十八高齡，仍然常年跋涉於鄉間，致力於大陸農村問題的研究工作。

筆者有幸於七十七年一月四日上午，在費孝通先生的自宅與費先生晤談了一個多小時，除了請費先生談本身的求學經過和生活狀況之外，並就大陸的人口與中小城鎮的發展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。

問：首先，請您談一談求學的經過。

答：我是從幼稚園起就正規化的學習，我自己說是正路出身。在我們這個時代裏面，從幼稚園起，一直到大學研究院，到出國留學得到博士學位，可以說從很小開始，就一直沒有離開學校，直到二十八歲從英國倫敦經濟學院(LSE)留學回國。我是社會人類學 PhD，主要是研究人類集體生活。

問：那麼，二十八歲回國以後呢？

答：就在昆明雲南大學、西南聯大、清華大學，一直到解放，解放後就到民族學院，一直到

現在。

問：聽說您在文革的時候，也受到了一些影響？

答：那個時候我是重點啊，我還早啊！五十七年的時候我就被搞成右派了，我是第一批下水，最後一批出水的人。

問：爲什麼呢？

答：大概是因爲我的知名度太高的關係吧！

問：您在文革的時候受到什麼樣的衝激呢？

答：文革的時候，我比一般的好一點，沒有什麼打得這樣；因爲我不是當權派，所以他們叫我死老虎；在五十七年的時候，就已經對我另眼看待了；到了文化大革命，我是死老虎，是一般的處理，當然，批判、鬥爭、戴高帽子這些都有，還好沒有被打，身體上受的害不大；後來到鄉下勞動，所以我身體不錯。在農村待了兩年半，我很高興，我是研究農村的，交了很多朋友，後來選到了五七幹校。

問：您是什麼地方人？

答：我是江蘇吳江縣人。

問：您現在平常的日常生活怎麼樣？

答：現在我工作比較緊張，主要是調查研究。可以說是從八十年代開始，我從事學術工作的條件比較好，我要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，要去調查什麼就去調查什麼，所以這七年來我的工作收穫比較大。我預備做十年，從七十歲到八十歲這十年，我預備做二十年的工作。

我每年都要編兩本書出來，一本是學術性的，一本是我喜歡寫的短文，已經出到第五本了，現在出版第六本。這一陣嘛，舊的書都重新印，臺灣也有不少我的書，所以出的東西不少，我的英文書本來沒有翻成中文的，現在都翻成中文了，這個在臺灣還沒有，很希望將來我的書都能够到你們那兒出。

問：早上幾點鐘起來呢？

答：早上是六點多一點就起來了，七點之前一定起來，起來就做體操，出去散步，大概半個鐘點；吃完飯，大概八點鐘不到，就開始工作，現在還不錯，我可以一直到十二點都不停；下午吃了飯，休息到三點，繼續工作到六點；晚上我不做事，看看電視，一般不出去的；十點鐘至十點半就睡覺了，現在很好，睡也睡得好，吃也能

吃。

差不多每年到外面去調查，到農村，到邊疆，到少數民族地區，去年是差不多一百四十八天，前兩年也是將近一百五十幾天。

當前待決人口日漲

問：我想跟您談一談大陸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，因為您對人口問題相當有研究，能不能談談您的主張？

答：這個問題，我有我的主張，我的人口問題就是這樣，簡單的說，在解放之前，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增加了一億；解放之後三十年增加了一倍，這就清楚了。至於人口的平均耕地是一畝半，而且還是平均數，在我們江蘇，蘇北是一畝半，蘇南是一畝，一直向南去，到溫州是半畝，人口集中得厲害，全國平均是一畝半的樣子；所以耕地不夠，勞動力太多，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農業裏面。這是八十年代之前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靠這片地吃飯，這是中國的最基本情況。

所以我說，第一點，人口要儘可能的不要讓它漲得快。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，我們就計畫生育，過去是人越多越好，這個完全是錯的；我們那時候就說人不能那麼多，中國吃不消，可是不要聽我們的話。

問：您是從七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呼籲了嗎？
答：我從一開始就呼籲了，五十年代就呼籲了；最著名的就是北大校長，我們學社會學的人都是一致的，都反對人口越多越好這句話，那要看我們的資源怎麼樣；人多少倒不要緊，我們資

源不擴大，人多越分越少。七十年代中期，大家對這個問題認識了，人不是越多越好，是有條件的。現在講「人不能再多了」這句話提出了，可是已經擋不住了，還要增，大概我們估計，現在到這個世紀末，還要增加兩億多人。

問：就是說到十五億左右？

答：不，十二、十三億，再下去到十五億之後可以穩定了。因為我們的文化提高了，經濟提高了，人口自己就控制了，這是規律。家庭經濟不發展，文化不發展，人口就一直漲下去，特別是現在不打仗，衛生條件好了，那人就漲了。以前是靠自然控制，就是死啊！現在我們沒有什麼大的荒年，大的戰爭，死亡率就低了，人口也漲了，這個是很清楚的事。

那麼，現在我們怎麼辦呢？現在馬上要考慮的，是增加的人口怎麼安置？怎麼安排？怎麼使得已經有的勞動力，變成生產力？農村裏面八億農民有四億勞動力，現在的情形，不用機器，主要用人工耕地，兩億就夠了，一個人能管四畝地不成問題，可是現在只有一畝半哪，這個是容易懂的道理；我們可以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三分之一，農業不會有問題。我們從八十年代開始，就提出了這一個主張，要把農業人口轉移出來，可是不容易轉移啊，我們城市裏面還是失業，不能再來人啦，人來了失業的人更多；所以提出來一個叫「發展鄉村工業，鄉村企業」。鄉村企業是從七十年代後期，還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農民自己找出來的辦法。

這個農民不進城，可是他就從農業裏面轉移

出來，到工業裏去了，變成生產力。這是農民自己找出來的一個解決人口問題的辦法，這個辦法新啊，所以很快的發展，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異軍突起的鄉村企業，這是農民自己想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。為什麼能做呢？因為我們開放了，農村改革了；以前是不許出來的哪，農民網在地上面啊，現在放鬆了嘛，一鬆綁嘛，可以自己找副業，自己搞工業。

鄉村企業值得推廣

到去年為止，已經有八千萬農民在鄉村企業裏工作，一年大概有一千多萬人從農村裏面轉出來。我們提出兩條，第一叫離土不離鄉，第二叫寓工於農，在這個狀況之下，我們解決了很大的問題，去年我們全國的鄉村企業收入到四千五百億，就是這八千萬人的產值，那麼農民當然富了；現在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加，所以我們估計到這個世紀末，可以到一萬億，本世紀末如果有兩億農民轉出來的話，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。

現在問題在哪裏呢？問題就是在不平衡。我們江蘇，蘇南，也就是蘇州啦、南京啦，這一塊地方，百分之八十轉出來了，這個地區平均的收入有八百塊錢，現在這一帶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農民在農業上，如果全國都這樣的話，那就好了，人口問題就解決了。

所以我們是兩面，一面叫人口不要成長太快，太快了不行，我們的工業成長率沒有這麼快，所以我們還得要控制人口的增長。另一方面就是

把農業裏的勞動力充分利用出來。在人類歷史當中，這麼大規模的由農民自己搞出來的農村工業是絕無僅有的。

這個變化不光是經濟的變化，最重要的是頭腦變了，過去我們很多舊的、老的一套思想，都是從小農經濟裏頭發展出來的，比方說不求進步、怕事、不講民主、家長制、婦女地位低，這些都是根源於小農經濟，這一套舊東西，有一套根源；現在這個東西一變，思想就改變，看法就改變了，所以我說這是中國產業革命的開始，真正的產業革命。我們的產業革命，是從草根裏面出來的，我叫它「草根工業」。這個是很重要的，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一件很特殊的事情；我當然很高興了，因為我講這句話是五十年前講的話，我第一本書裏面就講這件事情，中國農村的發展必須由工業輔助，靠農業走不出一條路子出來的。現在這句話事實證明是對了，必須通過工業才能發展，也就是工農結合。

重視發展內地工業

問：您常去中小城鎮，您覺得目前中小城鎮的發展有那些地方需要積極改革？

答：這有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是地區還沒有平衡，沿海發展得很快，越到西邊越差；地區不能叫它差距太大，用東邊的力量，幫助西邊發展；根據我幾年來的看法，現在必須注意，不要讓局部地區發展太突出了，應該先進幫助後進，先富要幫助後富，不要兩極分化。

問：您覺得有什麼樣的具體方法？

答：發展地區的技術、資金到內地去開廠，教他們發展內地的工業，特別是民間的小工業。

這是一條，第二條是沿海地區的鄉村工業還要發展一部分，現在要分層次的發展；有的已經發展到很現代化了，而且出口了，這一部分應當同香港和臺灣聯起來，成爲一個太平洋經濟中心。

這是一層，這是向上的，還有一層就是開闢國內市場，普通農民不需要太好的東西，需要的是中檔商品，在小的農村工廠裏製造，滿足國內的大市場；同時小的市場裏面搞小商品，我舉個例子，像這個扣子，現在東方最大的市場在溫州，現在一年出五十億個扣子，等於每個中國人有五個扣子都是在這個地方出的，生產在各地方生產，在這個地方運轉的，家家戶戶都在做，收入是很大的，這些都可以普及到千家萬戶；此外還有很多，譬如說鞋子，鞋帶，要多少你想想看，這不得了啊；我們可以發展小商品嘛，這個市場不得了的。都是這種小商品、日用品、日用品等等，這些家裏面都能做，不需要太大的空間，其實也很簡單的，而且我們也有原料。假如現在我們安定團結，大家不要打架，那麼十年之後可以大發展。

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我們國營企業的改革，這個比較困難一點。可是在農村方面那的確是好，我們也希望大家來看看。

設法解決經濟差距

問：您覺得現在中小城鎮的發展，帶來一些差距，據我所了解，我在上海、蘇杭、天津等地

，看到離城市比較接近的地區的農民，他們的生活比內地的農民要好，甚至於說比城市裏的工人生活都好，那麼您如何去解決這些經濟上的差距呢？

答：所以大家不要到城裏來了。城裏有城裏的好處，比如說文化生活可能不一樣，可是向城市裏湧擠的現象這幾年好多了，假如沒有發展鄉村企業，那我們不能想像啊！這幾年，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去呢。當然，大工業還是在城裏，大工業還是主要的，現在鄉村工業占我們工業的十分之一，已經超過了農業產值，如果到再增加的時候，情況還要改變的。

問：目前公有制和私有制在發展鄉村工業的時候，多少和私有制較有關係……

答：是有公有私，有家庭裏面搞的是家庭所有制，接下去是鄉村所有制，都是集體所有；再下去到縣了，縣現在我們叫它全民所有制，是國家所有了；這是有個體的，有集體的，有地方國營的，有全國國營的，有不少種類了；這一個是層次不同，土地是國有的，可是耕種權是家庭的，也有集體的，也有國家的，所以很複雜的；將來發展下去，大的鐵路、礦產是國家的，下面小一點的都是集體的，再小一點就是家庭的。各個地區都不同，各個地區所有制的比例都不一樣，各處所有制都有它的好處，也有它的缺點，不能說哪一個完全好，都要看條件才行。現在我們放鬆了，看哪一個地方生產得越多、有利於生產，就哪一個制度。

現在比較複雜，不是過去這麼簡單化的看法。

問：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未來走向又是如何呢？

答：個體戶發展聯合起來叫聯合體，聯合又不是全部聯合，比如說我們幾家人家，去收原料，去找市場，我們聯合起來，我們製造還是大家製造，這也是一種聯合。各式各樣的聯合比較靈活，可是趨向是聯合，聯合有利，同過去不同，以前是行政命令，現在是需要聯合就聯合，你還得便宜，有利可圖；至於聯到多少大，那看地方，看行業。現在例如湖北省石家莊的一家造紙廠，就是聯合了幾十家紙廠，成爲一個聯合體。

問：這個和資本主義的企業有什麼不一樣？

答：這個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；也不要講它相同，也不要講它不同，我的看法是

只要適合於現在情況之下，出現這個東西我們要好好去認識它，不要去叫它戴個帽子，說它是資本主義還是什麼主義；應該看這個東西是不是發展生產力，這一點現在大家搞通了。以前大家會爭論你信什麼？你去管它信什麼呢？它自己出來的嘛，對大家好啊，出來的又不像過去資本主義那樣啊！所以應該是實事求是的，以發展生產力爲綱，作爲衡量的標準。這一點就符合經濟觀點了。

問：換句話說，有些人比較擔心的個體戶這樣發展下去的話，將來還是會收回國有，您認爲如何呢？

答：收回國有變成打擊他們，使生產降下去，你爲什麼要去收回呢？除非有另外的作用，那

是另外的事情，現在講起來，沒有理由嘛，它有利於生產嘛。

問：那麼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走向是否一定是朝向開放政策？將來會不會改變呢？

答：改革開放不能改變啊，改變了就要出問題的，開放改革使生產得以增長，假定開放改革使生產不增長那就不行的。現在問題是改革沒有經驗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搞，中間有點挫折，不是什麼太容易的，也不是什麼一切事情都很好了，小挫折總是難免的，也不必怕，總的方向不能動。這也就是說，中國人是在現代化的世界裏找生存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，臺灣也想的是中國人的生存，這不是哪一個地方的一部分人的事情，應該是大家一起，大家一體才對。

中外文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